

DOI:10.7524/AJE.1673-5897.20200205003

田天琪, 万祎, 魏源送, 等. 斯里兰卡土壤和沉积物中草甘膦及降解产物的分析及污染特征[J]. 生态毒理学报,2020, 15(4): 158-166 Tian T Q, Wan Y, Wei Y S, et al. Analysis and occurrences of glyphosate and its degradation product in soil and sediment samples from Sri Lanka [J]. Asian Journal of Ecotoxicology, 2020, 15(4): 158-166 (in Chinese)

斯里兰卡土壤和沉积物中草甘膦及降解产物的分析及 污染特征

田天琪1,万祎1,*,魏源送2,胡建英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

收稿日期:2020-02-05 录用日期:2020-04-27

摘要:不明原因慢性肾病(CKDu)是斯里兰卡北部稻农高发的肾脏疾病,其中,除草剂草甘膦的接触暴露被认为是重要诱因之一。制备了草甘膦-钙络合物,分析了不同 pH 下络合物的性质和形态,发现酸性条件能够有效消除草甘膦-钙络合物对于草甘膦的提取和化学衍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优化并建立了草甘膦及其降解产物在斯里兰卡土壤中的萃取和衍生前处理-GC-MS 分析方法。利用该方法对斯里兰卡土壤及沉积物中草甘膦及其降解产物进行了测定。土壤中草甘膦及其降解产物的浓度分别为 26~340 μg·kg⁻¹和 0~427 μg·kg⁻¹,沉积物中 2 种物质的浓度分别为 45~152 μg·kg⁻¹和 ND。北部 CKDu 高发区的稻田未处于耕种季,但其土壤中草甘膦浓度却高于南部耕种季的土壤,这可能是因为北部井水的硬度高,草甘膦与水中钙离子的络合导致其部分失效,从而使北部稻田草甘膦的施用量增加,增大了当地农民的草甘膦暴露,这是当地稻农 CKDu 疾病高发的潜在环境因素之一。

关键词:草甘膦;不明原因慢性肾病;络合物;硬水 文章编号:1673-5897(2020)4-158-09 中图分类号:X171.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and Occurrences of Glyphosate and Its Degradation Product in Soil and Sediment Samples from Sri Lanka

Tian Tianqi¹, Wan Yi^{1,*}, Wei Yuansong², Hu Jianying¹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Received 5 February 2020 accepted 27 April 2020

Abstract: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CKDu) is a kidney disease with high incidence in rice farmers in northern Sri Lanka. Exposure to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In this study, we prepared the glyphosate-calcium complex, and assessed its properties in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pH. It is found that acidic conditions can effectively remove the complex, which could interfere the analysis of glyphosate during the extraction and chemical derivatization processes. Based on the results, an analytical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glyphosate and its degradation product by derivatization-GC-MS and

基金项目:中国-斯里兰卡水技术研究与示范联合中心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中国-斯里兰卡联合科教中心资助项目

第一作者:田天琪(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污染化学,E-mail: ttq0324@urban.pku.edu.en

^{*}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any@urban.pku.edu.cn

applied to soil and sediment samples from Sri Lanka. Concentrations of glyphosate and its degradation product in the soil were in the range of $26 \sim 340 \ \mu g \cdot kg^{-1}$ and $0 \sim 427 \ \mu g \cdot kg^{-1}$ respectively, and concentrations of the two substances in sediments were $45 \sim 152 \ \mu g \cdot kg^{-1}$ and ND respectively. In the northern area with high CKDu incidence, the paddy fields are not in the cultivation period when sampling, but the levels of glyphosate in the soil samples in this area are still higher than those in samples from south area. This is possibly due to the high hardness of the well water in the northern area. The complexation of glyphosate with calcium ions in the water increased the amounts of glyphosate used and the exposure risk of local farmers to glyphosate, which is one of th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the high incidence of CKDu in local rice farmers.

Keywords: glyphosat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complex; hard water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明原因慢性肾病(CK-Du)在斯里兰卡北部省份首次被发现,至今CKDu 已成为该国干旱地区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估 计,斯里兰卡的CKDu患病人数高达15万^[1],其病 理学特点为肾小管间质性肾炎伴单核细胞浸润、肾 小球硬化和肾小管性萎缩^[2]。全球范围内对CKDu 病因的研究表明,该病可能是由多种因素的协同作 用导致,这些因素包括化肥农药接触、有毒重金属、 氟化物及高硬度水质等^[3]。

由于 CKDu 在当地稻农中高发,所以农药(特别 是草甘膦)接触被认为是潜在的病因之一。世界卫 生组织的研究表明,31.6%的 CKDu 患者体内的农 药残留高于参考水平(2 μg·L⁻¹)。其中,草甘膦 (PMG)和氨基甲基膦酸(AMPA)在人群(n=57)血清 及尿液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65% 和 28%^[4]。草甘膦 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在环境中主要通过 微生物降解为氨基甲基膦酸, AMPA 与 PMG 化学 结构类似,在环境行为和毒性上也显示出相似的特 性^[5]。PMG及AMPA结构式如图1所示。虽然,美 国环境保护局等认为接触草甘膦对哺乳动物的危害 极低⁶⁰,但近期研究表明,PMG 在低剂量下可导致 肝肾损伤^[5,7-8]。Mesnage 等^[9]在对大鼠进行的长达2 年的低剂量 PMG 暴露实验中发现, 大鼠出现 DNA 损伤及肾脏纤维化现象。Gao 等^[10]使用 PMG 染毒 小鼠后发现,其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并产生氧 化应激反应。同时,也有报道表明,服用 PMG 制剂 的病人出现急性肾损伤症状^[11]。虽然,PMG本身在 环境中半衰期较短(土壤中其半衰期为2~197 d,水 中半衰期为 2~91 d^[12]),但因 PMG 结构中含有磷 酸、羧基和氨基基团,属于两性物质(pKal=2.6,pKa) =5.6, pK_{a3}=10.6), 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膦酸基团可 与金属离子配位,形成稳定且不溶于水的络合物^[8], 络合物的半衰期可达数年之久[13]。特别在斯里兰卡 中北部发病区,地表及地下水硬度较高,部分地区水中 Ca²⁺浓度高达 250 mg·L^{-1[12]}。钙镁等离子可与 PMG 形成稳定的络合物,直接导致 PMG 在施用过程中部分失效,这会增加 PMG 使用量,并可能影响其在人体中的存在形态及其健康效应。为更好地评估 PMG 的环境风险及其与 CKDu 的相关性,有必要深入解析其络合形态并优化分析方法,同时调查其在斯里兰卡地区的污染特征。





目前,关于水生环境中的 PMG 和 AMPA,国内 外已有较多研究,但对于田间土壤中这 2 种物质的 研究却很少^[14],土壤/沉积物样品中 PMG 和 AMPA 的分析通常使用碱性溶液(如 KOH、NaOH、NH₄OH、 Na₂B₄O₇ · 10H₂O 和 NH₄OH/KH₂PO₄ 等)进行提 取^[15-16],也有一些研究使用酸性提取液(如 H₃PO₄^[17-18]和 KH₂PO₄^[19]等)。尚没有研究解析不同 pH 提取液在 PMG 提取分析上的差异。考虑到斯 里兰卡 CKDu 病区水质较硬、土壤中金属离子含量 较高,不同 pH 提取条件下 PMG 的络合形态不同, 会影响该物质的提取分析,故对比分析不同方法的 优劣十分必要。另外,由于 PMG 与 AMPA 具有弱 酸性、高极性和水溶性等特性且缺乏显色和荧光基 团,利用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分析时需要衍生化前 处理。液相色谱质谱分析通常采用氯甲酸-9-芴基 甲酯(FOMC-Cl)作为衍生试剂^[20-21],而气相色谱质 谱分析的常用衍生试剂为三氟乙酸酐(TFAA)与四 苯基乙烯(TFE)或七氟丁醇(HFB)的混合试剂^[22-24]。 Freuze 等^[25]利用 FMOC-Cl 衍生结合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LC-MS/MS)测定高盐地下水样品时,发现测 定结果假阴性严重,原因为 PMG 在水样中形成了 草甘膦-金属络合物,在衍生过程中稳定存在不发生 反应,极大影响了 PMG 的检测准确率。

本研究将系统探究提取液 pH、金属离子和衍生 试剂对土壤/沉积物中 PMG 检测的影响,以草甘膦-钙络合物为例解析 PMG 的络合效应及在分析过程 中的影响,并测定了斯里兰卡当地井水中的钙离子 浓度。进一步优化了土壤/沉积物中 PMG 及 AMPA 的气相色谱-质谱(GC-MS)检测方法,并应用于斯里 兰卡 CKDu 高发区的土壤和沉积物样品检测,为当 地肾病的环境因子解析提供调查数据。

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试剂与仪器 (Reagents and instruments)

草甘膦(glyphosate)(纯度>98.0%)、氨基甲基膦 酸(aminomethyl phosphonic acid)(纯度>98.0%)购自 Dr. Ehrenstorfer 公司(Augsburg,德国); [1,2-¹³C₂¹⁵N] 草甘磷标准品([1,2-¹³C,¹⁵N]-glyphosate)(纯度> 99.0%)、三氟乙酸酐(trifluoroacetic anhydride)(纯度> 99.0%)、2,2,3,3,4,4,4-七氟-1-丁醇(2,2,3,3,4,4,4-heptafluoro-1-butanol)(纯度>98.0%)和柠檬醛(citral)(纯 度>96.0%)均购自 Sigma-Aldrich 公司(Merck KGaA, Darmstadt,德国);乙酸乙酯(HPLC级)、甲醇(HPLC 级)均购自 Fisher 公司(New Jersey,美国);磷酸(优级 纯)、盐酸(优级纯)购自北京市通广精细化工公司;磷 酸二氢钾(优级纯)、磷酸氢二钾(优级纯)和氢氧化钠 (优级纯)均购自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验中溶 剂用水均为超纯水(电导率 18.2 MΩ·cm), Poly-Pre CAX 小柱(AG 50W-X8 树脂)购自上海安谱实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称取 5 mg PMG 和 AMPA 于聚乙烯塑料 瓶中,加水定容至 50 mL,后加入一滴盐酸酸化,配 制成 100 μ g·mL⁻¹的储备液。等分合并后,配制成 含 2 种物质的 1 μ g·mL⁻¹储备液。于 0 ~4 ℃保存, 使用前加水稀释为 25、50、250 和 500 μ g·L⁻¹的系列 标准溶液,于 4 h 内衍生化。

GCMS-QP 2010 ultra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Shimadzu, Kyoto,日本);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CP-MS, Thermo ICP-Q,美国);微波消解仪(CEM Mars-6,美国);Milli-Q 超纯水机(Millipore, Bedford, 美国);高速冷冻离心机(SIGMA 3-18K, SIGMA,德国);真空冷冻干燥机(DRC-1000 程序冻干仓, EYE-LA,日本);数控超声波清洗器(KQ-500DE,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中国)。

1.2 土壤、沉积物及水样采集

土壤及沉积物样品于 2018 年 8 月—10 月采集 于斯里兰卡当地农田和水库。土壤样品采集于当地 稻田,每块稻田中采样面积为 30 cm×30 cm,使用五 点采样法从深度约 10 cm 处采集 5 个表层土样品, 并充分混合。从地表水底采集沉积物样品,土壤及 沉积物样品用铝箔及自封袋密封,储存于-20 ℃冰 箱中。水样采集于稻田附近的水井,从井中取约 50 mL 水样保存于聚乙烯瓶中,于 4 ℃冰箱中保存。 样品采集点如图 2 所示。

1.3 草甘膦前处理方法比较

4 种方法对应的提取液分别为 A^[26] (0.25 mol· L^{-1} NH₄OH+0.1 mol· L^{-1} KH₂PO₄, pH \approx 10), B^[16](0.6 mol·L⁻¹ KOH, pH≈14), C^[12](0.1 mol·L⁻¹磷酸钾缓 冲溶液,pH≈7);D^[14](10% H₃PO₄,pH≈1)。所有土 壤及沉积物样品约取 50 g 冻干, 随后进行研磨并过 100 目筛,储存于广口瓶中。处理时取 0.5 g 样品于 10 mL 离心管中加入 0.5 mg·L⁻¹同位素标记的内标 溶液 100 µL([1,2-13C215N]-glyphosate)。然后,分别 加入4种提取液 A(2 mL)、B(2 mL)、C(5 mL)和 D(1 mL)。A/B/D 组震荡 90 min, C 组水浴超声 3 次, 每 次10 min。随后4 组均离心10 min(3 500 r·min⁻¹), 收集上清液。D组再次加入1 mL 提取液重复上述 操作并合并上清液。取各组提取液 1 mL 直接进行 后续净化与衍生分析。为了比较酸化对于不同提取 方法的影响,再各取1 mL 提取液加入酸性调节液 (16 g 磷酸二氢钾+160 mL 水+13.4 mL 盐酸+40 mL 甲醇)调节至 pH=1 后再进行净化与衍生检测。

Poly-Pre CAX 交换柱经 10 mL 水活化后,加入 上述提取液,随后用 1 mL CAX 洗脱液(160 mL 水+ 2.7 mL 盐酸+40 mL 甲醇)淋洗 2 次,再用 13 mL CAX 洗脱液进行洗脱并收集洗脱溶液。所得溶液 于真空冻干机冻干后加入 CAX 洗脱液定容至 1 mL 待衍生,样品于-20 ℃保存。

1.4 衍生前处理和 GC-MS 分析

采用《植物性产品中草甘膦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 色谱-质谱法》(GB/T 23750—2009)^[27]中的衍生及检



图 2 沉积物和土壤样品采集点(a)及不同不明原因肾病(CKDu)发病区稻田照片(b) 注:1、2、4 和5处同时采集了井水样品。

Fig. 2 Sampling sites of sediment and soil samples (a), and pictures of paddy field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CKDu) incidences (b)

Note: Well water samples were also collected at sites 1, 2, 4 and 5.

测方法。衍生试剂为三氟乙酸酐(TFAA)/七氟丁醇 (HFB)溶剂(*V*_{TFAA}/*V*_{HFB}=2:1),临用前配制,并保存于 -80 ℃。取1.6 mL 衍生试剂于4 mL 样品瓶中,加 盖后放入-40 ℃的低温冰箱中冰冻 0.5 h 后取出。 用移液枪在衍生剂液面下缓慢加入 50 µL 提取液 (同时进行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及质量控制样品衍 生)。加盖后混匀,于 90 ℃烘箱中衍生 1 h(每 15 min 振摇一次)。取出后冷却至室温,氮吹至干,加 入 200 µL 0.2%柠檬醛-乙酸乙酯溶液(100 mL 乙酸 乙酯+200 µL 柠檬醛,避光保存,有效期 1 个月),涡 旋混匀,待进样。

色谱柱为 HP-5MS(30 m×0.25 mm×0.25 μm)毛 细管色谱柱,进样口温度 200 °C;升温程序为 80 °C保 持 1.5 min,以 30 °C·min⁻¹升至 260 °C,保持 1 min,再 以 30 °C·min⁻¹升至 300 °C;不分流进样,进样体积 1 μL;载气为氦气(纯度 ≥ 99.999%),流速 1.0 mL· min⁻¹;EI离子源(70 eV),离子源温度 250 °C;接口温 度 270 °C;选择离子监测方式(SIM),PMG 衍生物的 定性离子为 612、584、460,定量离子为 611;AMPA 衍 生物的定性离子为 372、502,定量离子为 446。PMG 同 位素标记内标定性离子为 615、586,定量离子为 614。

1.5 草甘膦-钙络合物制备

采用 Subramaniam 和 Hoggard^[28]的方法制备草 甘膦-钙络合物。称取草甘膦 8.45 mg 溶于 125 μL 含有 4 mg NaOH 的溶液中,涡旋使其全部溶解后与 125 μL 含有 5.5 mg CaCl₂ 的溶液混合,室温下静置 24 h。将得到的白色晶体滤出,使用超纯水清洗,干 燥。分别称取 5 mg 络合物,依次加入到 0.5 mL pH 为 1、3、5、7、9、11 和 13 的水溶液中(使用 HCl 与 NaOH 配制)并充分震荡混合均匀,观察记录络合物 溶解情况。各取上清液 50 μL 进行上述衍生检测。 随后滤出沉淀并用超纯水冲洗,干燥后称重。并重 新溶于 0.5 mL pH=1 的水溶液中,充分震荡混合均 匀,取 50 μL 上清液进行衍生检测。

1.6 水样钙离子和草甘膦分析

取10 mL 水样,加入1% 硝酸酸化。使用1% 硝 酸溶液配制浓度为0.05~30 mg·L⁻¹的钙离子标准 溶液,待 ICP-MS 检测。水样经过酸化后,直接经过 Poly-Pre CAX 交换柱,并最终采用衍生处理-GC-MS 方法分析,具体净化、衍生和仪器分析步骤与土 样分析相同。

1.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QA/QC)

所有玻璃仪器均使用甲醇清洗,避免样品污染。 加标实验中,土壤及沉积物样品加入 PMG、AMPA 的浓度为 2 mg·kg⁻¹,为优化不同的前处理方法,每 种方法进行 3 组平行实验。每 3 个样品后加入一个 过程空白样品。仪器分析表明,PMG 与 AMPA 在 2 ~100 ng·mL⁻¹范围内线性良好(r^2 > 0.999),检出限 为 20 μ g·kg⁻¹。水样中钙离子在 0.05 ~ 30 mg·L⁻¹ 范围内线性良好(r^2 > 0.999)。

2 结果与分析(Results and discussion)

2.1 草甘膦与钙离子的络合特征

PMG 可与多种金属形成不溶于水的络合物,干 扰其提取与分析。特别在斯里兰卡 CKDu 高发区, 水质硬度较高^[13],故本实验研究了 PMG 与钙离子 的络合效应。PMG 可与钙以 1:1 比例形成不溶于 水的络合物,其结构式为 Ca(Hgly)·2.25H₂O^[29]。采 用上文方法制得络合物后,取5 mg 络合物溶于不同 pH 溶液中(其中含 PMG 约 3.36 mg)。一方面测定 上清液中 PMG 含量,另一方面将不溶的络合物滤 出,并测定其中 PMG 含量。上清液与不溶络合物 中 PMG 的质量随 pH 的变化规律如图 3 所示。由 图 3 可知,草甘膦-钙络合物在中性条件下溶解度最 低,随酸性或碱性的增强,溶解度逐渐升高,在 pH= 1 或 pH=13 时完全溶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酸性及中性条件下,PMG 在 不溶络合物和上清液中的总检出量与总投入量 (3.36 mg)相符。草甘膦-钙络合物沉淀通过文献方 法制备而成,目前还没有该络合物的直接分析方法, 采用的 TFAA-HFB 衍生分析方法只能分析游离态 PMG。因此,基于溶液中 PMG 的质量平衡分析,可 以判断酸性及中性条件下,PMG 以游离态形式溶于 溶液中。但是,在碱性条件下,上清液和沉淀中的 PMG 总检出量明显低于总投入量。特别在 pH=13 时,溶液中无沉淀物存在,但总检出量为1.77 mg,加 入浓盐酸酸化后,所加入的 PMG 可被完全检出。 这说明,在碱性条件下(pH=13)草甘膦-钙络合物能 够完全溶解,但是大约只有 53% 的 PMG 以游离形 式存在,其他的 PMG 可能与钙以络合物形式存在, 但是现有的分析方法无法直接证明这部分 PMG 的 具体存在形式。

2.2 斯里兰卡土壤/沉积物样品草甘膦分析的前处 理方法优化

为了验证不同前提取方法对斯里兰卡土样中草 甘膦的提取效率,使用4种不同pH值的提取液对 当地采集的土样进行加标回收实验。土样加标稳定 后(PMG和AMPA加标浓度均为2mg·kg⁻¹),使用 不同的提取液提取,A/B提取液为碱性(pH=10~ 14),C提取液为中性(pH~7),D提取液为酸性(pH ~1),提取液经过净化和衍生处理-GC-MS分析,对 象物质的回收率能反映该方法的可靠性。提取后的 溶液分为直接衍生与酸化后衍生2组,探究pH值 对提取及衍生过程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

若对4种提取液进行直接衍生,A、B和C这3 组的回收率均较低,为60%左右。D组的回收率最 高(84.5%)。相比之下,将提取液酸化后再进行衍 生,4种方法的回收率分别为73.8%、83.7%、87.2% 和90.1%。这表明,PMG在不同 pH 提取液中的存 在形式不同,随溶液碱性的增加,部分 PMG 以络合 形式存在,酸化解离后才可被衍生及检测。而在衍



图 3 不同 pH 值的水溶液中草甘膦与钙络合物的形态分布(a)与实际样品溶解情况(b) Fig. 3 Morphologies (a) and the dissolution of actual samples (b) of glyphosate-calcium complexes in water solution at different pH values

Table 1 Recoveries of four extraction method with or without acidification before derivatization					
提取液	直接 Direct der	衍生 ivatization	酸化后衍生 Derivatization after acidification		
Extraction solutions	PMG	AMPA	PMG	AMPA	
А	49.6% ±3.4%	73.0% ±1.0%	73.8% ±7.5%	81.1% ±2.6%	
В	62.8% ±12.2%	83.6% ±7.6%	83.7% ±1.3%	78.7% ±3.6%	
С	$67.1\% \pm 10.0\%$	91.9% ±1.9%	87.2% ±7.7%	91.0% ±5.2%	
D	84.5% ±3.4%	$94.7\% \pm 8.0\%$	$90.1\% \pm 2.0\%$	$96.4\% \pm 2.1\%$	

表1 4 利	申提取方法及酸化前后加标回收率	ĸ
--------	-----------------	---

注:A为0.25 mol·L ⁻	1 NH ₄ OH+0.1 mol·L ⁻¹	$\mathrm{KH}_{2}\mathrm{PO}_{4}$, $\mathrm{pH}\!\approx\!10$; B	为 0.6 mol·L ⁻¹	KOH, pH \approx 14; C	为 0.1 mol・L	1磷酸钾缓冲溶液	,pH≈7;D 为
10% $H_3 PO_4$, pH $\approx 1_{\odot}$							

Note: A, 0.25 mol·L⁻¹ NH₄OH+0.1 mol·L⁻¹ KH₂PO₄, pH \approx 10; B, 0.6 mol·L⁻¹ KOH, pH \approx 14; C, 0.1 mol·L⁻¹ potassium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pH \approx 7; D, 10% H₃PO₄, pH \approx 1.

生前酸化的前提下,酸、中和碱性提取液均能较好地 提取出土壤中的 PMG 和 AMPA。结合上述络合形 态分析实验可知,中性环境最不利于络合物的溶解, 但 pH=7 时所得到的草甘膦-钙络合物的饱和溶液 中 PMG 的浓度为 180 mg·L⁻¹,远大于添加的 PMG 浓度(0.2 mg·L⁻¹)。因此,提取液 pH 虽然会影响 PMG 的存在形式,但不影响对环境浓度下 PMG 和 AMPA 的提取。上述结果说明,酸化步骤对于 PMG 衍生反应的重要性。

根据上述土样的回收率实验结果,选择 B、C 和 D 提取液对更多的当地土壤及沉积物样品进行方法 筛选的实验。笔者发现使用酸性溶液对斯里兰卡土 壤提取后,所得的提取液杂质含量过多,后续净化困 难,而 C、D 提取液能够更有效地测定出当地土壤和 (×10 000) 沉积物中的 PMG 和 AMPA。实验结果表明, PMG 实际环境浓度约为 0.1 mg·kg⁻¹。因此,针对环境浓 度,进一步开展了针对当地土壤的低浓度(0.3 mg· kg⁻¹)加标回收实验,发现 C 提取液组 PMG 回收率 为 83.4%±3.7%, AMPA 回收率为 87.1%±4.8%, 而 D 溶液组获得的回收率显著降低, PMG 的回收率为 65.8%±11.2%, AMPA 的回收率为 78.3%±9.3%。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 C 提取液经过固相萃取净化后 直接衍生分析,能够高效回收土样中的对象物质,准 确测定其物质浓度,因此,最终采用 C 提取液进行 斯里兰卡环境样品的分析。该方法提取、净化和衍 生处理-GC-MS 分析获得色谱图如图 4 所示, 内标 PMG 在实际土壤中被有效回收,并且 PMG 和 AM-PA 具有明显检测峰,无杂质干扰。



注:*表示同位素内标。

Fig. 4 Gas chromatograms of PMG and its degradation product AMPA in standards (a) and samples (b)

2.3 草甘膦在斯里兰卡的环境浓度及分布特征

利用上述方法对斯里兰卡由南至北采集的土壤 和沉积物样品进行广泛分析,检出的 PMG 和 AM-PA 的浓度如表 2 所示。该国的土壤样品中广泛检 出了 PMG 和 AMPA,而沉积物样品中 PMG 的含量 相对较低,且无 AMPA 检出。这可能是因为金属与 草甘膦形成络合物导致土壤对其的吸附能力较强, 增加了 PMG 的持久性。而沉积物含水量较高且微 生物较多,可更多地溶解 PMG 及 AMPA 并加速其 降解。同时,对采集的当地水样也进行了分析,发现 PMG 及 AMPA 在水样中都未检出,这与该类农药 在水中易于降解的机制相符,需要分析土壤和沉积 物样品来调查该类物质的污染程度。

本研究中的土壤样品采自如图 2(b)所示 5 个稻 田中。斯里兰卡由南至北不同地区的水稻种植情况 不同。采样期间,中北部 CKDu 高发区稻田(4 和 5) 并不在耕种期内,而同时期非 CKDu 病区的南部稻 田处于耕种期。在这种情况下,北部稻田土壤中 PMG 和 AMPA 含量(最高可达 328 μg·kg⁻¹)还要高 于南部地区。对由南至北的水样中的钙离子进行了 分析,其中,南部城市康提附近水样中钙离子浓度为 11.4~31.2 mg·L⁻¹, 而北部阿努拉德普勒地区水样 中钙离子浓度高达 677~778 $mg \cdot L^{-1}$ 。可以看出, 中北部地区井水硬度远高于南部地区,属于高硬水, 因此,在施用过程中草甘膦易于与水中的钙离子络 合,需要加大使用量才能获得同样的药效。也有其 他研究检测了 CKDu 病区土壤中 PMG 的浓度(n= 9),范围为 270~690 µg·kg⁻¹, AMPA 浓度为 2~8 µg·kg^{-1[2]},这与本研究 PMG 的检出水平相当。对 比其他国家的土壤调查,丹麦农田土壤中 PMG 和 AMPA 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0.8 μg·kg⁻¹ 和 10.4 μg· kg^{-1[30]},阿根廷农田土壤中 PMG 和 AMPA 的平均水

	表 2 土壤样品(SO) 与沉枳物样品(SE) 中的 PMG 和 AMPA 浓度	
Table 2	Concentrations of PMG and AMPA in soil (SO) and sediment (SE) sample	es

样品编号	样品量(n)	东经(E)/(°)	北纬(N)/(°)			
Sample number	Sample size (n)	East longitude (E)/(°)	North latitude (N)/(°)	PMG/(µg·kg ⁻¹)	AMPA/(µg·kg ⁻¹)	
SO1	3	80.6545	7.4010	159.7±120.5	257.1±119.1	
SO2	3	80.6409	7.6761	83.4±112.7	109.9±119.2	
SO3	2	80.6254	7.9631	101.1 ± 37.1	239.4±70.7	
SO4	3	80.4184	8.3617	253.5±62.2	427.1±102.2	
SO5	2	80.6907	8.6559	13.2±58.3	130.7±126.1	
SE1	1	80.3813	8.3338	ND	ND	
SE2	1	80.2077	8.4592	104.5	ND	
SE3	1	80.1821	8.2526	131.4	ND	
SE4	1	80.2269	8.1746	88.3	ND	
SE5	1	80.4847	8.2494	152.2	ND	
SE6	1	80.4600	8.2080	103.3	ND	
SE7	1	80.5548	8.0145	149.6	ND	
SE8	1	80.2447	8.1363	ND	ND	
SE9	1	80.5469	8.3896	79.6	ND	
SE10	1	80.4411	8.6752	64.5	ND	
SE11	1	81.3094	6.2796	66.0	ND	
SE12	1	80.4018	8.5771	88.5	ND	
SE13	1	80.8351	8.7219	ND	ND	
SE14	1	80.7569	8.8125	70.5	ND	
SE15	1	80.9717	6.3768	ND	ND	
SE16	1	80.6413	8.2607	49.3	ND	
SE17	1	80.4473	9.2998	ND	ND	
SE18	1	80.7670	8.8247	56.1	ND	

注:ND 表示未检出。

Note: ND means not detected.

平分别为 35~1 502 μg·kg⁻¹和 299~2 256 μg·kg^{-1β1}。而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降解产物 AMPA 的浓度要高于 PMG 本体。综上,斯里兰 卡北部 CKDu 疾病高发区可能由于水质硬度高,导致当地稻田农民使用更大量的草甘膦,造成农民的高浓度 PMG 暴露,可能是 CKDu 疾病高发的因素 之一。

本研究解析了草甘膦-钙络合物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溶解情况及存在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壤/ 沉积物样品中草甘膦类物质的分析方法进行了优化,建立了适合斯里兰卡地区土壤中 PMG 及 AM-PA 的提取和衍生处理-GC-MS 分析方法。将此法 应用于该地区土壤和沉积物中草甘膦类物质的调 查,发现该国稻田土壤样品中能广泛检出 PMG 和 AMPA。其中,中北部 CKDu 高发区稻田虽然并未 处于耕种季,但土壤中 PMG 和 AMPA 的浓度要高 于南部土壤,这可能是因为北部稻田附近井水的硬 度远高于南部井水,草甘膦与硬水中钙离子的络合 作用导致北部稻田草甘膦的施用量显著增加,从而 可能导致当地稻农的 PMG 高暴露,推测此为该地 CKDu 疾病高发的潜在环境因素之一。

通讯作者简介:万祎(1981—),男,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 向为环境毒理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Amarasiri de Silva M W. Drinking water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aetiology in Anuradhapura, Sri Lanka [J]. Anthropology & Medicine, 2019, 26(3): 311-327
- [2] Gunarathna S, Gunawardana B, Jayaweera M, et al. Glyphosate and AMPA of agricultural soil, surface water, groundwater and sediments in areas prevalent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Sri Lanka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Health. Part B Pesticides Food Contaminants & Agricultural Wastes, 2018, 5 (3): 1-9
- [3] Herath A S, Kawakami T, Nagasawa S, et al. Arsenic, cadmium, lead, and chromium in well water, rice, and human urine in Sri Lanka in relation to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J]. Water Health, 2018, 16(2): 212-222
- [4] Jayatilake N, Mendis S, Maheepala P, et al.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certain aetiology: Prevalence and causative factor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J]. BMC Nephrology,

2013, 14: 180-184

- [5] Jönsson J, Camm R, Hall T. Removal and degradation of glyphosate in water treatment: A review [J]. Journal of Water Suppl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013, 62: 395-408
- [6] Myers J P, Antoniou M N, Blumberg B, et al. Concerns over use of glyphosate-based herbicide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s: A consensus statement [J].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6, 15(19): 11-23
- [7] Séralini G, Clair E, Mesnage R, et al. Republished study: Long-term toxicity of a Roundup herbicide and a Roundup-tolerant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J].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014, 26(1): 14-33
- [8] Guyton K Z, Loomis D, Grosse Y, et al. Carcinogenicity of tetrachlorvinphos, parathion, malathion, diazinon, and glyphosate [J]. The Lancet Oncology, 2015, 16(5): 490-491
- [9] Mesnage R, Arno M, Costanzo M, et al. Transcriptome profile analysis reflects rat liver and kidney damage following chronic ultra-low dose Roundup exposure [J].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5, 14(1): 16-28
- [10] Gao H, Chen J, Ding F, et al. Activation of the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is involved in glyphosate-induced renal proximal tubule cell apoptosis [J]. Journal of Applied Toxicology, 2019, 39(8): 1096-1107
- [11] Indirakshi J, Sunnesh A, Aruna M, et al.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due to glyphosate ingestion [J]. Indi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7, 21(3): 167-169
- [12] Berman M C, Marino D J G, Quiroga M V, et al. Occurrence and levels of glyphosate and AMPA in shallow lakes from the Pampean and Patagonian regions of Argentina [J]. Chemosphere, 2018, 200: 513-522
- [13] Jayasumana C, Gunatilake S, Senanayake P. Glyphosate, hard water and nephrotoxic metals: Are they the culprits behind the epidemic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in Sri Lank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4, 11(2): 2125-2147
- [14] Silva V, Montanarella L, Jones A, et al. Distribution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AMPA) in agricultural topsoil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 621: 1352-1359
- [15] Popp M, Hann S, Mentler A, et al. 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and AMPA in surface and waste water using high-performance ion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dynamic reaction cell mass spectrometry (HPIC-ICP-DRC-MS) [J]. Analytical and Bioan-

alytical Chemistry, 2008, 391(2): 695-699

- [16] Koskinen W C, Shankani L E J, Hall K E. Analysis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in water, plant materials and soil [J].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16, 72(3): 423-432
- [17] Marek L E J, Koskinen W C. Simplified analysis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in water, vegetation and soil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J].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14, 70(7): 1158-1164
- [18] de Amarante Júnior O P, dos Santos T C R, Brito N M, et al. Methods of extra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compact revision [J]. Química Nova, 2002, 25: 420-428
- [19] Botero-Coy A M, Ibáñez M, Sancho J V, et al. Direct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determination of underivatized glyphosate in rice, maize and soybean [J].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2013, 13 (13): 157-165
- [20] Scribner E A, Battaglin W A, Dietze J E, et al. Reconnaissance data for glyphosate, other selected herbicides, their degradation products, and antibiotics in 51 streams in nine Midwestern States [EB/OL]. (2003-01-01) [2020-02-05]. https://pubs.er.usgs.gov/publication/ofr03217.2003
- [21] Hidalgo C, Rios C, Hidalgo M, et al. Improved coupledcolumn liquid chromatographi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residues in environmental waters [J].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2004, 1035(1): 153-157
- [22] Royer A, Beguin S, Tabet J C, et al. 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residues in water by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fter exchange ion resin purification and derivatization. Application on vegetable matrixes [J].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0, 72(16): 3826-3832
- [23] Hu J Y, Chen C L, Li J Z. A simple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residues in soil by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nitrogen phosphorus [J]. 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2008, 63(4): 371-375

- [24] Bergström L, Börjesson E, Stenström J. Laboratory and lysimeter studies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in a sand and a clay soil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Quality, 2011, 40(1): 98-108
- [25] Freuze I, Jadas-Hecart A, Royer A, et al. Influence of complexation phenomena with multivalent ca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 phosphonic acid in water [J].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2007, 1175 (2): 197-206
- [26] Alferness P L, Iwata Y. Determination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in soil, plant and animal matrixes, and water by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mass-selective detection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1994, 42(12): 2751-2759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23750—2009 植物性产品中草甘膦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9
- [28] Subramaniam V, Hoggard P E. Metal complexes of glyphosate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1988, 36(6): 1326-1329
- [29] Coutinho C F B, Mazo L H. Complexos metálicos com o herbicida glifosato: Revisão [J]. Química Nova, 2005, 28 (6): 1038-1040
- [30] Simonsen L, Fomsgaard I S, Svensmark B, et al. Fate and availability of glyphosate and AMPA in agricultural soil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Part B: Pesticides Food Contaminants and Agricultural Wastes, 2008, 43(5): 365-375
- [31] Aparicio V C, De Gerónimo E, Marino D, et al. Environmental fate of glyphosate and aminomethylphosphonic acid in surface waters and soil of agricultural basins [J]. Chemosphere, 2013, 93(9): 1866-1873